

懷素〈自敘帖〉

釋廣元

在日本大阪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國館，最受各

方注視與讚賞的，應該是我國歷史上具有思想哲學精神的11位偉大法書家的法書。他們是晉朝的王羲之，北魏的鄭道昭，唐朝的歐陽詢、顏真卿、釋懷素，宋朝的蘇軾、米芾、宋徽宗、元朝的趙孟頫、明朝的董其昌，和作古不久的于右任。其中懷素的狂草〈自敘帖〉，是應日本人之請闢專室展出的。

〈自敘帖〉是研究懷素者的一件最好的資料，因為是由他自撰自寫的。該帖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此卷紙本，長二八·三分，橫七五·五公分，其書法表面顧及縱橫，而內蘊卻謹嚴有法度，且筆筆中鋒，瘦勁婉通，飛動中見圓轉之妙，豪邁中有淳穆之氣。用筆之活，變化之妙，不僅是超邁前古，且於意境尤多所啟發。世傳懷素書，當以此為最完整的了，也難怪日人特請闢專室以供欣賞的

了。

懷素在他所寫的〈自敘帖〉中曾引李御史丹的評語：「昔張旭之作，時人謂之張顛，今懷素之為也，余實謂之狂僧，以狂繼顛，誰曰不可。」狂草的得名，想就以此為據了吧。

蘇東坡說：「余嘗愛梁武帝〈評書〉，善取物象。而素公〈自敘〉，尤能自譽。觀者不以為過，信其書之工也。」〈自敘帖〉的確是懷素自我吹播的文字，但妙在〈自敘〉全篇都是引用當時名公稱讚他書法的詩文，所謂借他人的言詞，來表彰自己的書法，而非直接出諸其口。雖屬「自譽」，但「觀者不以為過」。蘇東坡的評語，毫無誇張之處。而〈自敘〉中所引用各家的品騭形容，都與他的狂草相合，他的狂草體勢又與他引用的詩文所取物象而配合，進入了看詩文如看書法，看書法如看

詩文的妙境。正因「其書之工」，不僅「觀者不以為過」，且以為這件墨寶才真正是所謂文詞與書法配合得宜的無上神品。

〈自敘帖〉中描寫他生平的書法句子中如「縱橫不羣，迅疾駭人」、「奔蛇走虺勢入座，驟雨旋風聲滿堂」、「初疑輕烟澹古松，又似山開萬仞峰」、「寒猿飲水撼枯藤，壯士拔山伸勁鐵」、「筆下唯看激電流，字成只畏龍蛇走」、「志在新奇無定則，古瘦灘驪半無墨」、「心手相師勢轉奇，詭形怪狀翻合宜」、「忽然絕叫三五聲，滿壁縱橫千萬字」、「狂來輕世界，醉裏得真如」。

以上文詞「皆辭旨激切，理識玄奧」，但他竟能將這些句子所述的景象以筆畫結構表現出來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
詭奇疾速，恣意縱橫，是狂草的特徵，最足以表現個人性靈、氣度、學養與創新的意境。懷素秉其豁暢的性靈，通暢的氣概，忠於學藝，不顧毀譽，由「師法自然」進而「以心為師」，由精神上的「大自在」發而為藝術上的「不拘形似」，將書法藝術帶進另一超妙的境界——脫離了文字的實用

性，而成為一種純藝術了。凡藝術欣賞力高的人，自會重視其超妙之處，但卻不易為一般人所瞭解。

懷素自言「得草書三昧」，此通神妙功，似發自於禪定。

據《辭海》釋懷素：「唐僧名，玄奘之弟子，徧究律部，撰《四分律開宗記》，以《大毗婆沙論》、《俱舍論》等為宗依，彈糾舊疏之十六失，別立一派。後人稱為東塔律宗，與法礪之相部律、道宣之南山律宗，鼎立為三。師又別撰論疏六十餘卷。兼善草書，有草書《四十二章經》、《千字文》等傳世，景龍六年寂。見《續開元釋教錄》、《宋高僧傳》等。」

又《續開元釋教錄》及《宋高僧傳》均記載懷素俗姓范氏，這與一般傳述非俗姓錢的記載是不同之處。（民國59年10月24日《中央日報》）